甔甀洞藁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序三首

蘇公寓黃集序

蘇長公之寓黃也葢被放云然長公以文見放而文益以放著如兩赤壁賦津津人口者四百餘年豈其境必烏村而法必屈宋楊馬哉而才氣風節有足雄一世而倡後來人人爭豔之矣予考長公少聞其母誦范滂傳慨然慕之母亦大異其志後雖師其父爲文然性好莊子賈誼陸贄書故其爲人傲儻踔絶一

無所回夜而文絕似之大都忠獻納似誼而少戇健論議似贄而少激至縱翰揮霍旁若無人似莊而不善藏其用予以爲當是時不及黨禍如范滂李膺何但放夫長公力詆新法王安石亦心惡其異已而陰擠之此謂邪正不兩立雖得禍甘焉乃安石每得長公文與客歎賞不已至謂司馬子長不能過何正言方媒蘗長公詩以爲訕上且下詔獄窮治之而猶宣言於朝曰軾奇才也嗟乎異哉豈文能作祟而猶翼其有令名則予所謂才氣風節足以厭之也予又竊異夫長公旣放與人書亟以詩文爲戒而黃諸作乃

獨多不幾於猩猩嗜酒且詈且飲乎古今辭人之癖有未易以創解者類如是矣他日長公自譽其文謂如萬斛泉不擇地出而好事者評其詩又曰如武庫干戈森然令人神懾乃其中不無利鈍長公固善自道而評亦深知長公哉嘉興陸仁卿氏自爲文部郎嘗夢與蘇長公遊已左宦量移黃之別駕會從其長鄭彥吉氏過赤壁則蘧蘧然夢中事也因力贊彥吉一新其祠宇而使江山增勝已乃屬王文學行甫括長公寓黃時所爲詩文彙爲四卷附錄一卷蓋不啻字句珍焉題之曰蘇公寓黃集使人問序於予予又

稍稍裒益之而序其端如此

方君敬先生七十壽序

初先生與余同舉進士又同試春官祠部政諸見先生貌古口訥出入手一書默默玩誦不以色親人不以言自見以為無大險人獨余與長興徐子與異之謂鼎士負千鈞弩不輕發人固不易知也會大宗伯華亭徐公試所部諸進士以見寬天子建中和之極為目先生立草數千言不易一字余兩人就視之則多采遷固禮樂志及仲舒春秋繁露語反復借漢事諷時政得失其文辯博宏雅當事要因相顧竊歎天

下士豈可以皮相哉迺先生亦已心異余兩人時時過從以古文辭相命未幾先生領邑出之嶺外矣順德在嶺外爲最沃宦其地者多以簠簋損名先生獨持廉平約與民休養屬海濱盜起先生不勤一兵第密發邑中諸大猾陰罪令得捕盜自贖盜遂平因得

上首功　賜增祿一級後島夷犯吳越有　詔募兵嶺外而邑中應募諸少年多亡命無賴坐索厚資爲父老患先生面諭以禍福徐令人持牛酒勞之無不竦意就道者視旁邑不下省數千緡在邑四年兩臺使累薦其治行類多稱先生貌古而行恭口訥而中

辨余兩人私相語曰向謂千鈞之弩不輕發今一發
中矣方郎鼎士哉然坐不通京邑貴人書不得入爲
臺諫稍遷南京民部郎無何屬衛士脫巾之變移罪
司筦庫者而波及先生先生拂衣去去之日實不持
一錢歸與劉宜人拮据治薄田自給居數年島夷大
寇閩莆城失守先生有天幸得與其二子縋城脫大
難避之邵武時伯子先舉明經仲尚爲諸生最少先
生雖辛苦顛沛中介然不自失日閉戶詠歌與二子
講業辯析疑義會余遷邵守適至稍爲從者具館穀
先生尋遣其仲從余遊余閱仲負異才大喜謂先生

有子何患無家先生亦大喜與余居邵且二年雖倡和杯酒間往往藉以聞過余益嚴事之至有私于先生者則先生掩向走耳已先生還甫未幾仲用經術魁閩省明年成進士為世名人即先生晏然田間至快也日予東遊過白門遇仲問先生年已踰七十矯健無異別邵時念不及走閩海稱觴廼因仲致辭壽先生曰先生之命字曰君敬古哉蓋身有之矣夫弗恒其德而恒其年者倖也先生自少至老持一敬不怠即所稱貌古而行恭口訥而中辨敬也夫敬事則敬敬人則敬故廉徵於吏直徵于友介徵于患難要

之敬爲其道也先生所以介多壽而長保令名固恆理哉昔杌洍七十而不釋恭爲魯君所尊異成回七十常恐虧節仲由稽首稱君子焉兹先生已能事也若夫呂尚父傳丹書首稱敬勝則八十矣衛武公作抑詩箴戒恪恭不少懈則垂百歲矣先生其尚勉之哉壽蓋未可以年筭紀也仲再拜謝曰家大人友天下士多矣未有知其心如先生者請得馳以報家大人

送陸仁卿自黄州別駕　召還刑部郎序

陸君仁卿自内台移黄久之不調乃其仁風達節書

已溢旁郡旁郡士大夫莫不延頸望之庶幾旦夕得
藉爲丞守而復覩頳渤之治乎無何　命下召還刑
部郎黃人鞅鞅失怙恃旁郡士大夫有觖望焉會其
所部九屬長吏將爲仁卿設祖先介友人王行甫氏
謁言於予予曰微行甫言予不能無意仁卿也而又
重以諸君子之請乎夫黃楚劇郡也故稱守難而以
佐守爲尤難何也專制與兼攝之勢異而久暫殊形
也夫專以一制萬卽萬視萬聽皆一兼以貳執一卽
一視一聽猶貳此吏民之大情也故今天下稱善守
者嘗什三稱善攝者無聞焉其有聞者也又非其可

久者也惟仁卿之於黃則大較不然其用守之之道攝之乎仁卿故嘉禾名儒弱冠起家成進士試理廬江用察舉高等入爲刑部郎尋改南京選部騃騃負公輔望矣會中浮語左遷量移黃別駕盖逡巡畏路且十五年仁卿素其位行若不知有險夷利鈍者比至黃則守適以覲行守還又適以遷去而仁卿先後居守者幾二年是二年也固仁卿遊刃之地而長駕遠馭之資也然乎不難其居守而難其以佐守且二年如一日也乎覩仁卿抱汪洋之度不屑爲姱阿具開敏之才而不務爲精悍懷乳哺之仁而不任爲姑

息蓄博雅之學而不肆爲曼辭明金矢之條而不習爲周内巧詆諸所嘗施大者禮賢興學問疾弔死考先民之逸典而脩師帥故事豈非子所謂守之之道乎夫仁卿不自貳黃人亦無所自以貳仁卿故二年一日九屬一心吏之畏之也有餘懷焉民之懷之也有餘畏焉故曰萬視一視也萬聽一聽也今之爲吏者循循視已成事保無失其名譽幸矣何敢望仁卿之難若是哉頃者　朝政廓清

天子思用端人正士諸嘗以浮語中仁卿及從旁下之石者寘遐殆盡仁卿始得以名實自見被　召還

然則險夷利鈍豈人所逆覩哉仁卿自此升矣予謂
仁卿素其位行蓋知其爲郎也當不易其所爲郡也
即知其爲公輔也當亦不易其所爲郎也予曾一日
過黃客仁卿則仁卿知予深矣諸君子乃謂予知仁
卿而以意屬之敢不拜命

傳九首

四烈傳并序

四烈其三郡人其一蜀人而郡人姬也俱生嘉靖間
先後以盛年從其夫死予竊心異之喬木之詩說者
謂文王化行江漢即女子能以禮自守豈四氏能風

於詩乎夫四氏皆處身貧賤家生無所師死無所激第自信其從一之志巍如泰山不可動信如四時不可移曾不知有身後名也奚啻賢於遊女之自守者乎至如劉中壘范宣城所著稱方斯或有遺憾矣夫徽美不姝而世典或漏君子猶愍焉乃予產同其鄉而覩聞其事甚著寧能使之湮死無傳也即閭巷何以風作四烈傳

石瓊秀豐樂里人郡諸生石漢女生嘉靖丁酉自少性剛烈與羣女居抗志自好不習爲冶容甲辰聘州人張經世乙卯經世病卒瓊秀聞訃悲咽毅然欲奔

責父母力挽之不可比至經世家一哭幾絕徐強起上堂拜舅姑曰不幸不及事吾夫猶得爲吾夫事二尊人即張家婦無他志矣遂留喪次不去其後父母婁迎之舅姑亦以貧故婁勸之歸瓊秀並以死誓弗聽稍迫之輒欲引刀自決自是宗黨內外無復敢有奪其志者張氏故微而經世父方困諸生不能自給未幾父又病死瓊秀獨與其姑自相弔即并日而食不言饑易衣而起不言寒竟癯然骨立至庚申三月嘔血死子考列女傳其以未嫁稱高節者惟羅女靜翟女素也然靜之不嫁爲父報夫而素之死夫爲見

迫於賊皆有以也乃瓊秀則何以哉夫執禮奔喪甘貧誓死此其志蓋可以貫金石而與日月爭光郎羅翟二女難之矣經世父名化予少嘗師事之

從二姑爲宣化里人從必達女適趙璁兩家皆田舍兒曾不聞醜詆語乃其居室倡隨油然天性鄉鄰賢之越六年璁病且死目其妻而不能言二姑泣曰得毋以妾爲念乎惟有與君同穴耳於是璁目始瞑二姑撫屍哭之晝絕其姑力慰不解誓以死殉姑因屬一老婢密護之二姑知姑意勉從之已葬璁舍東隅朝夕持漿飯哭奠焉聞者爲之哽咽流涕未幾私告

其婢曰李善視吾姑吾夫待吾冥冥且旬日今得以
身與之試黃泉蓐螻蟻死無恨矣語畢遂不復食尋
以他事紿婢出即閉門解其經經死室中姑與婢破
壁救之無及矣死之日年才二十有四其姑哭之慟
曰婦死吾見也因舉其喪與璁合葬亭觀古列女類
爲人所不亮而恐見汚至自刑其耳目鼻髮以示心
若曰刑餘之人可釋也乃二姑一無所爲而獨以有
同穴盟慨然身赴之惟恐失期即賈生所稱烈士殉
名未必若是勇也此之爲節不已難乎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堙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

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壻婢女而婦奴卽有奇節不得附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槪見至如翟家婢靑死其主女卽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于

墓甚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壻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毋從叟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姒方晨舂私謂姒曰明日不相舂矣姒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姒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壻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卽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保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汚而甘死若飴茲不凜凜丈

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

艾姬者蜀之什邡縣人艾榮女吾友陶郵令綿竹時納爲小姬初陶娶于黃無子而善妒嘗納吳氏姬生一子且數歲黃陽愛之因勸陶再納黃氏姬蓋黃姬卽其兒女性悍而有妖態計納之足以薄吳姬寵而危其孤也陶尋攜兩姬之綿竹果不相能無何黃亦自往助之初入廨卽撫吳姬子陽泣曰久不抱兒兒瘦甚豈小婦不善視兒耶陶信以爲愛也遂不復有

他慮會兒有微疾而陶適役于外二黃陰賂醫酖殺之且目吳姬曰尚能恃兒近吾夫否已陶知兒死二黃手而莫如之何第遣與吳姬俱歸吳姬遂見逐爲農人婦矣故陶得乘是時納艾姬艾姬年始十七端好寡言笑有寵於陶後陶遷姚安別駕攜艾過家與二黃異居二黃竊恨之已陶又坐事貶閩閫參軍獨攜艾姬往黃愈不能平嗾黃姬往制之比至則艾姬退處一室曰寧絕吾進御毋寧使官廨有惡聲污吾夫名是時陶已踰五十無嗣自憤爲妒婦悍妾所厄鬱鬱成疹死黃姬恬不爲哀第自括其裝中資爲再

適訃而獨艾姬抱屍撫棺哭七日七夜不食而死死之日屬其從者曰吾從夫子地下無恨矣幸焚吾屍裹吾骨以歸庶幾祔夫子之餘土瘞焉從者如其言以骨從陶櫬還至家黃猶妬未巳大罵曰婢子安得祔夫尋瘞其骨壞垣下且逕其上曰婢子安得有冢乃所謂黃姬者業巳不用命而自嫁夫矣嗟乎悲哉艾事陶未久且非其正御也而能慨然以死殉可不謂貞乎彼婦之妬不有其夫而忍於翦其嗣又何有於殉夫之小姬也後三年黃以惡疾死又二年郡牧楊仁甫始遷艾姬與陶合葬而爲文祭焉

林貞女傳

貞女名萊閩縣林叅政允中子也叅政初爲東萊文學官生女其廨因名後叅政登進士與長樂陳中丞致仕浙江中丞因以其仲子長源聘女許之時男女俱五歲時叅政守南安時則女已涉孝經列女傳內則諸書而其性又柔惠有志操動如成人父母獨憐愛之異他子屬其母病目女即不遑飡食每晨起輒抱母舌餂之至愈乃已其敦孝敬類是叅政每夜分授諸子書女亦時時從旁竊聽至聞孟子死徙無出鄉語乃造膝而請其義叅政爲授訓詁解之女大悟

因謂彼同井里人信義乃爾奈何今之號門內親者反相戕若胡越豈今人獨非人耶毋亦未聞古之道也叅政爲之改容視其母曰異哉此息恨不男而女耳顧其他日當以士行爲名閥重何必男後長源成經術補邑弟子員兩家且待年而婚會中丞叅政並執親喪不得成禮亡何長源病卒矣女聞之驚痛不自勝徐解簪易服詣其家祠斷髮以自誓曰妾不幸不得爲陳氏兒捧匜盥竊願從地下事之所不終其志靈神在此諸林氏宗婦內賓日相慰解之曰子於陳家兒未嘗須臾共牢輕生無謂徒以憂而兩老親

耳女正色拒之曰如若所言則未醮之女將得覩其夫路人乎竊不願聞矣夫妾五歲受聘稱陳家婦今二十而以死生易盟豈能靦然而人面哉即父母愛我而禽獸我覩一死孰安於是諸解者不復能進一辭女因泣請於父幸告舅氏骨肉將復於土其治兩壙虛其一俟兒兒且奔喪拜舅姑得一日託在草土而盡庶吾志明且比於禮也已条政又熟察女已有固志不可移乃具書如女言以詒中丞中丞得書悲愴嗚咽久之乃報条政曰婦志誠美非余所敢從夫余實不德而天降之禍夭余子今又不自悔禍而以

及人之子是重余不德也敢辭其後女請益堅中丞辭益力女乃拊膺大哭與其父訣曰舅氏所不忍於兒者死耳乃見初以死誓冥冥者知之而輙負之雖生之謂何兒今下報冥冥者矣語訖遂閉閤絕飲食者七日嘔血死中丞哀之如哀長源因迎其喪與長源合葬焉嗟乎古今傳列女而有烈如林氏女者哉夫婦不踐二庭而以身殉其夫往往稱高行奇節難矣至如未婦而殉則千百年不多見蓋有之亦必有所迫而自刎也乃林氏仕族女待字中閨曾不知夫庭所在一得凶問遂慨然以死許而從容赴之此何

所迫耶意其天授貞白蟬蛻塵𡏖之外而有皜於赤日烈於秋霜者耶此一死而萬古矣宜其國人私諡曰貞女而予爲之傳以俟采風

明處士孟華陳公傳

嗚呼公下世凡四世且百餘年矣屬麗牲之石尚虛其孫都御史盖恐久而遂泯泯也始自敘述祖德以詒後昆庶幾聞諸學士大夫家矣巳其曾孫大司馬少司馬先後來頡吾楚楚國倫儼然在宇下而兩司馬竝厚視之因以其傳屬焉傳曰公名英字孟華閩長樂縣人其先福清南陽村人淵開平閭遠祖大郎公自

福清徙長樂之江田傳生七世祖文海公又於宋開
慶間自江田徙古槐文海生該該生世珪世珪生遇
生遇生生洧洧生育是爲公父以永樂戊戌年生公
公上世並隱於耕而家亦晏然自給逮
高帝初定天下時籍郡國良家子實戎伍公家當一
人戍更戍中都已又移戍和陽未幾戍者被罪謫戍
寧夏寧夏故朔方地苦寒又密邇羌戎趙充國所稱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蓋其處也至以炎方人投之亡
論荷戈控弦非其任而性亦不能其水土一遇風霜
慄裂鮮不瘃憊而立僨者天順間公從大父浩從父

彥相繼戍死寧夏移軍牒至公以次當行公泣而謀諸人曰茲趣吾赴水火也一死死耳奈子孫世世難未巳何或曰法得以自廢免子其圖之公曰斷吾指可乎曰未也公曰折吾臂可乎曰未也公於是叩心而數曰天乎天乎吾不復得爲成人矣因用火鳳草矐其兩目以示軍吏軍吏憐而釋之得不行人言塞上翁以折臂致福然而爲公者亦苦矣久之憤懣成痼至成化巳亥年六月卒于家越嘉靖戊子始得與其配林孺人合葬于六都之星谿公生平性方嚴寡與人合因取古人佩韋義自號和庵當公之世去江

田族已遠而家又中微乃獨惓惓顧念其先不能忘自脩甘二尊人暨世守宋元間故居遺器以蒸嘗家廟歲無缺儀猶能割餘產以助江田諸祀事曰均吾南陽裔也此可謂知本矣公雖鮮兄弟而友愛諸從不減同胞其遇從兄文粳孟輝尤極厚善後文粳舉進士孟輝以文行顯卒祠于鄉鄉人益以此義公會流賊鄧茂七寇古槐古槐人奔避山谷多至失所寇退公悉招而恤之使得各寧其家宜公樹德古槐至于今也林儒人為三溪世族女賢而有士行與公共持家難拮据無遺力生三子長培蚤世次疆次塗贈

刑部侍郎一女適諸生高伯熊孫六人其顯者大倫
贈御史大用進士官常州府知府大濩進士封都御
史曾孫十八人其顯者瑞卽大司馬省卽少司馬並
進士琦舉人表貢士玄孫三十人其顯者長祚進士
官兵部郎長濬舉人長勉太學生餘頴脫膠庠者二
十四人嘵乎初公娶家難求釋一遠戍不可得至自
盲以芘其後何蹇蹇也乃其子孫先後起經術登用
治朝纓緌相屬大者位上卿次亦不失爲郎吏二千
石樹勲伐而流聲稱駸駸盛矣弔賀倚伏其機固然
哉藉令公愛兩目而從遠戍卽子父未必相保又安

知百歲後滋大如是哉語云本深者末茂德厚者流光由斯而談天之大公後也詎獨以自盲也陳氏其未艾乎

處士徐伯宸傳

處士名御章字伯宸德輿人世居天門村蓋秋谷先生八世孫也按張太史式所爲行實稱先生曾大父行曰是出我璉坂翰林顯忠公之曾孫上舍文中公子也初文中有姊適建昌知州徐從龍後從龍無子而產厚子異姓子三人以先生爲介子名之曰嘉善遂爲徐後以理學仕元爲饒州路教授生公益公益

生授卿授卿生世華世華生有諒有諒生釋傳釋傳生璵文郎處士父娶渾溪吳孺人生三子而處士其季處士生成化丁酉自少負英氣治舉子業雅志用世會病羸用父命中輟視生產然其性獨嗜書喜稱說古人雖之田間手一卷不釋居恒念先世多名德益自砥礪脩布衣之行擇地而後蹈由衷而後言居家馴行孝友歲時齋祀曲極嚴潔每一追慕其先公未嘗不哽咽流涕又父事其兩兄至老不倦所與宗鄰內外陗直不阿徃徃面折人過俟其改也又卒善遇之以故鄉人見憚稍行不義輒相戒勿令處士知

至紛爭不决得處士居閒一言帖然自解去不復有纖芥遺憾卽不自意蒙外侮曾未嘗少動聲色第以理喻之其人愈自惶恐謝過又不吝恤人之私而恥有移德晩年與里中葉文學欽義士仝以意氣深相結因脩鄉校遺事以風厲一鄉鄉人尊信之未幾爲春旱倡鄉人禱雨不自知其過勞遂病卒時嘉靖庚子年纔六十有四先娶舒氏繼李氏生六男子曰廸昭績昭誠昭賢昭繼昭述昭一女子適庠生許珂孫男八人曾孫男五人處士下世且四十年其季子述昭自爲狀越數百里來謁予作傳予因論其世而撰

次之嗟乎伯宸非所謂閭巷之士砥行立名而可施於後世者哉又多賢子孫微予言亦不朽矣顧予由伯宸遡秋谷公八世皆張裔而張又邑望族秋谷公蓋嘗自歎不及范仲淹意深矣乃其子孫數百年守徐姓不變豈曰孝子無改於父之道乎予按徐氏家譜樞密公故分寧籍有子六人獨眞州別駕瑀從公徙德興其五子並歸分寧則樞密之族在分寧者尚盛也瑀三傳而及從龍無嗣而嗣外家子得毋自絕於分寧乎其自眞州以下不宜享祀矣乃秋谷公重負恩不忍遽復然一再傳而徐氏之澤已斬久而自

遺其宗以宗徐不猶田之爲車夏侯之爲孫乎是何孝之過也杕杜之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予故於處士傳及之以俟後賢云

贈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季厚陳公傳

公名銓字季厚閩長樂人其稱遺安蓋慕龐德公之爲人而用其前訓也父曰孟華公英其先世具孟華公傳中勿敘初孟華公娶於林生三子而公其季少嘗業儒家言久之爲貧棄去獨工楷書法雅爲鄉名公所重居恒意氣自許而卒折節行仁義里中會伯氏蚤世孟華公暫而鬱鬱病也公不安寢處者數年

內持諸艱而外禦羣侮往往出死力至析産則推其腴與仲而自取瘠已又割田三十畝以益仲曰仲勤於家所就多也後孟華公下世且十餘年寧夏軍牒復至當公以戍行會職方氏有疏請用兌戍法念南北遼遠水土不相能而戍死者無算其令北人戍南者與南人兌南人戍北者與北人兌各就其鄉踐更焉令下南北稱便公乃得兌寧夏戍而代于韓兒爲閩屯軍蓋韓兒故寧夏人也未數年寧夏軍吏弗與公除籍而牒累至公奮然曰此禍本也不拔將長且吾先君之自毀也謂何及吾之身而使子孫世受困

非丈夫子也於是按宄成故事自草疏徒步入京凡再奏不報號泣而歸蓋在弘治甲寅丁巳間也又二年軍吏在門追呼公益急且使人密詗於路公不得已泣而與高淑人訣曰陳氏禍福在此行其濟先君之靈也弗濟吾其爲厲鬼矣因乘夜間行入福州史廨見其中表林德淵與之謀復赴京時公單衣踉蹌雨雪中德甚德淵憐而飲食之解所衣綈袍與公禦寒而使人密送之出境公遂得賈勇而北比至京則懷資罄矣屬其中表謝仲簡氏時爲司空郎公往依之仲簡素高公義見公惻然相勞不靳具館穀且居

閑從吏其事疏上得報可除寧夏籍以歸然坐是廢
生產而家日益貧歷正德間董華朝營而夕炊殆無
宿飽已又值歲薦饑饘粥不繼者累日嘗匍匐趨福
州將爲人傭書以自食遇其從父季靜止之曰傭書
非計因令受童子三十人授書市中未數月公又厭
從市井兒取糈爲日曰壯夫不爲也謝去自爲卒歲
計而課諸子誦讀不欲以窮乏故損志公故人蕭某
善禔其家政四世同居公心敬之日稱述以爲宗族
訓惡少林順嘗挾睚眦之隙暴公逋戍事幾爲所戹
而死事既白公亦不校後棘谿祖墓被發不得賊宗

人曰其順乎順忍人且吾仇也公曰茲疑也以疑殺人雖仇何辜而吾忍乎其人聞之大自愧服後公以積勞成羸病且死屬其子孫曰吾陳氏之脫遠戍而近屯也其猶出重淵而平陸乎事雖有天幸然微林謝兩中表吾幾爲厲鬼不反何敢望首丘乃今吾目瞑矣若曹其毋忘兩中表哉夫人有怨於己曾不越宿而已忘至不忘人之德則欲世世報之公之德宇槩見矣其配高淑人邑茂才剛哲女也高故名族茂才尤以儒行著稱淑人之閑家訓其天性矣初茂才卜壻得嘉議公而以淑人歸時已不逮事孟華公而

獨林母亡恙林母視諸婦嚴而有禮淑人獨能曲順其志而用其命林母益安之謂少婦良巳試之中饋中饋飭授之家政家政飭益淑人性能安澹泊其自奉嘗不餐鮭菜得一肉則以進林母而後分甘諸兒所與嘉議公歲時供賓祭爲宗親則又勉致豐潔以當公意遇孟華公忌日輒手治苴羹爲之從其生時所嘗嗜也巳公坐寧夏誥逋戍頗爲里胥所擾戚無寧日淑人竭力佑公厚賂遺之公乃得脫然自行其志凡三如京師皆淑人解橐中裝爲資最後併鬻其奩田賂無難色暨林母寢疾淑人請以身禱不起爲

之痛哭垂絶且傷公貧不能具厚斂因盡發其故篋
衣襦衾裀以相之成禮里人稱淑人賢孝無間然矣
其後貧日甚淑人處之晏然卽食不再不言饑衣不
重不言寒公嘗操舟從連江載粟來中流遇暴客僅
以身免淑人恐公自傷也慰之曰暴客奪公食而公
不貲之軀故亡恙至厚幸矣尚思其他耶公意遂釋
後公卒而諸子漸長淑人每慟哭訓戒之曰而父猶
藁葬也而母卽後死其猶以若曹肩陳氏之統若曹
卽不綴學以自振他日何以易而父墓道且令而母
負地下安用後死爲於是諸子退而力脩其業成儒

淑人目覩成進士者二人壽且逾日而父不及見矣
公生宣德己卯年而以正德丁丑卒淑人生後公六
年卒後公九年嘉靖戊子合葬是爲越甲午以子大
用貴　敕贈公文林郎監察御史高贈孺人越嘉
靖戊寅又以孫瑞貴　詔加贈御史爲嘉議大夫
刑部左侍郎孺人爲淑人子六人大猷大倫大夏大
用由進士歷御史仕至知府大訓由進士仕至府同
知封僉都御史大全並淑人出孫十人人長瑞官巡
檢次訓次瑞由進士官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次謀
次舉次琦舉人次奉次常次省由進士官兵部侍郎

兼僉都御史次表貢生次居次奭次閔次澥次后次袞次健曾孫三十人長祚舉進士爲兵部郎二十四人爲邑博士弟子餘尚幼吳子曰予覩旂咸公狀蓋惜然傷之而竊幸其有天祚焉夫公備嘗艱險以靖家難而遺之安志何壯也而卒窮約以終其身豈其智有所必困而義亦有所不爲乎今子孫席其餘慶輩出爲縣官用中外夾輔勳載旂常光揚公秘德儼然受知 二帝追爵至上卿陳氏於是乎大矣微公其誰荒之即淑人佐公於微而振其子以報公豈非天祚陳乎昔者懿氏之卜陳曰五世其昌並于正卿

公豈其苗裔也又令聞足以長世宜過所卜遠矣

甗甗洞稾卷之四十四終

氍毹洞藁卷之四十五

武昌吳國倫著　濟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贊校

傳一首

章養心先生傳

先生名子沐字養心吳興德清邑人其先會稽人有徵士魯翁者業形家言爲人相冢宅有聲會宣皇帝卜陵且得兆而復陰埋金錢其下　詔使天下諸形家相之無一中而獨徵士奇中有如拜壓紐射中覆帝意大悅欲官之辭不受因　命大官賜酺而錫以

徵士名徵士自此重矣已徵士遊德清愛赤岡佳山
水家焉已屬其仲子之季徙東衡又爲東衡章氏季
生三子長曰恭無嗣子其弟敬之子裕爲嗣裕生四
子季曰鑾稱西林公西林公娶陳孺人生三子長即
先生先生少英偉不作兒態十二負笈就外傅非省
母不歸十七補邑庠諸生歲時下帷誦讀嘗手鈔五
經諸子及秦漢諸名家言行坐手一卷不釋爲文卓
有古意會西林公困徭役先生又時時輟其業佐之
已復不見知遇有司年駸駸踰壯頗自厭薄舉子業
弗治移其力治生其後生計稍腴且已有丈夫子四

人日與其其配孫孺人具甘毳娛西樵公未幾公病卒先生哀過於禮明年孫孺人又病卒先生遂絕意進取爲延師課子計至萬曆己卯伯子嘉禎舉于鄉庚辰登進士第先生且喜且泣曰是兒吾先子與吾內子嘗厚望之今俱弗逮見矣是年先生六十而叔子臺禎試得儁鄉士人無不舉手賀先生者辛巳春伯子授楚蒲圻令當之官過里迎先生就養先生曰有老母在吾安得獨就兒養第兒經生也不習爲吏吾姑與俱視之比至蒲邸三月喜顧其家監曰兒初解逢丞試一邑如老吏吾無憂矣遂決策東歸爲陳孺

人壽伯子度不可留以八月朔日具舟戒吏卒送之江行凡六日夜抵蕪湖蓋先生江行累夕多怪夢時時憂陳孺人臥不貼席已遇鄉人之爲江賈者得家報則陳孺人固無恙也先生大喜東書遣蒲人操舟還報伯子而自與蒼頭數人買舟從太湖歸時風候不佳舟人與其蒼頭皆有難色先生力拒之曰吾所爲舍江而湖者以湖徑於江猶及吾母壽辰也如必以風候爲行止奈倚閭者何舟人於是强從之解維行不知幾十里舟竟以風歿同舟之人無一存者蓋八月旣望事也後數日有村叟顧玘行經沙浦閒見

漂屍縱橫糢糊狀傷之指先生曰是美髭而練衣者非
大儒則大翼也得無有求之者乎明日村中惡少年
數輩爭來禠先生衣叟不能止已探袖中得一箋以
遺叟其便面則蕭太史良有所書贈言也少年既去
叟乃呼其家僮從沙中瘞先生屍且識其上而餘屍
纍纍左右焉乃先生家與伯子邸中兩不相聞也居
月餘伯子忽忽心動馳一使歸起居先生則舉家驚
悸莫知所出而蕪湖所遇鄉人適亦歸趨告其家以
蕪湖別時狀當是湖上有不諱也於是叔子叩心呼
天偕諸宗鄰人大索湖上數日遇顧叟指先生屍所

在啓之顏面如生併得所遺衣篋以歸比蒲使還報
伯子時尚不知先生何適乃伯子方寸已亂卽日囊
官徒跣從閒道歸至家則內外哭次於堂上矣以故
伯子憔然苦塊者三年猶有遺恨不遽出嗟乎予胤
先生狀殆不勝其悴矣狀又言先生內行甚篤居恒
見二尊人稍有慍色輒夫婦跽牀下涕泣請罪必豫
悅而後敢興視二翁曲極怡愛至白首無一間言癸
亥歲大饑里人李文鉊夫婦餓病且死扶攜川先生
之門求粥其舍旁地先生慨然延入之而手爲糜餔
之旋有起色又稍稍分餅粟送之歸李夫婦得不死

而先生亦終不受其地時先生業師遊宦南州朋儕多欲拉先生謁南州而爲救荒計者先生獨謝不往曰夫士自食其力日一飦粥甘也何至走數千里拾人餘唾爲嗟乎若先生可謂孝廉也已迺獨以經術老不見爲世用而又死非其所天意之謂何吳子曰先生之適楚爲急其子也而取徑道歸吳爲急其母也鍾情俯仰之間蓋天性矣自古有死卽不免魚腹未必非正命夫謂非正命也者則屈之懷沙也以忠中徒之負石也以直曹饒二娥之沈于江也以孝具曰非正命可乎予楚人與蒲爲隣比聞伯子政方新

卒卒以家難棄蒲去蒲人至今戀戀焉則先生何負於天而天故危其身以遺恨其子莫非命也夫莫非命也夫先生享年六十有一孫孺人故名家女相先生有士行生男即嘉禎臺禎而禧禎吉禎則孺人所置施氏出也餘具王司寇所爲誌中勿敘而予傳其大者如此云

記十首

肥城縣重脩關侯廟記

肥城故有關雲長廟當邑之中不知創自何代至以王號號之御史中丞李公未第時嘗下帷廡舍閒睹

記邑父老歲時伏臘叓相主進持醵錢聚賽爲樂其有兵荒疹癘及昆蟲豕鼠之害雖至微細輙相率磔雞刺豕尸祝而禳之以爲常云兆寨弗禳卽家懼而人不自安吏曷氏所謂神依人而行因然哉後中丞公宦遊且若干年廟日就蕪圮幾鞠爲塲隆慶改元邑父老聚而慮材鳩傭一新其故寢殿中嚴實廬在序庖湢庾井各適其所繚以丹垣扞以重門又築臺可數仞而亭其上以懸鐘虡由命期以迄完繕曾不朞月邑父老之賽且禳于斯者莫不義其役而歸功於神中丞公迺以其意屬予記予按雲長以漢前將

軍遇害江陵後始追謚壯繆侯未有王號而追王之者毋亦婌意臆說有如蔣帝葬司徒之稱不必有據也夫廟以妥神而稱之以其所不安子已不知其可又王則王祀必陳禮備樂而後舉非父老所得礫雞刺彘賽月禳也今尊神而卑其禮將饗之乎子故先正其名因欲解父老之惑又申告之天下廟祀侯者多矣而肥祀爲猶有名何也以侯嘗麾蓋策馬斬顏良解東郡之圍一時英風至今凜凜在肥故東郡下邑也祀典所載功施於民其庶幾當之夫侯之血食既有所從來齊魯人好義又其天性周人世世祀不

廢乃予聞於古之人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夫神依於人志帥於已志未定而聽於人是惑也人未協而聽於神惑斯甚矣夫侯合從翊漢虎視孫曹忠勇稱萬人敵蓋人情所共服也諸父老聞侯之風舉邑而嚮於義乎是侯之有大造於邑已不然人不我與神將焉依且父老獨不見侯之起也以亡命而其遇害也以樊之捷由斯而談禍福相倚侯亦不能自爲命而又能於百世之後禍福乎人哉中丞公遂以予言告父老因礱石而碑之

峯在普定城內稍南隅高可百仞獨峙爲一方奇觀故未有名後以浮屠氏塔其上俗遂相傳呼塔峯林大夫不以爲雅屬予易今名云蓋予從大夫登是峯也凡數十折皆捫石而上石片片阿那如蓮華俯仰視之則盤紆嶫嶫雲然千葉蓮也又其麓爲古圓通寺命名蓋有取焉林大夫曰玆山生金筑夷壤不知幾千百年始入皇輿又二百年名始著豈其遇我兩人晚耶今夫天下士以遇蹇爲驥嘶彼負奇終身泯泯不見物色如玆山者豈少也比其顯者也或不必玆山若也又奚論蚤暮耶於是振衣絕頂趣童子雅

歌觴兮有頃滃雲垂天驀雷殷地雨且至大夫曰茲泱泱乎山靈來哉兮謬爲呪曰山如有靈雨姑徐徐遂與大夫各踞一石飲環視數百步外居人走避雨田者不及被襏襫市者不及斂闤闠山鳴潦湧例例滈滈獨兮與大夫箕坐飲自如雨亦竟不至暨漏下數刻風起不可燭始扶攜下就飲寺中比入寺則雨驟如注不止矣時萬曆改元孟夏辛未曰夫峯之得名偶然耳乃雨止數百步外使兮兩人益饜其心賞而後至可不謂奇哉可不謂奇哉大夫莆陽人名澄源字仲清

雪山冰井記

往歲友人以白磁缸一口見遺體圜而質極瑩澈高尺許徑一尺有半中可貯水五十升漢人謂玉晶盤與冰同潔茲庶幾焉驗之蓋正德間器也未幾客有載一白石山來求售者大不盈尺高倍之客不自知其名予曰此玉華石也出將樂洞雖工人稍斵其初而天造奇形故在嵬巖礧砢光片片可鏡其陰則斗削壁立上下兩空洞有含煙出雲之狀即小山賦不盡其奇矣因以布十疋易之客大滿所望而去頃予抱病溽暑喘息如焚思欲登雪山而浴冰井不可得

因取玉華石置左名之曰雪山白磁缸置右而實以清泉名之曰氷井乃布竹榻其間坐卧焉遂覺暑氣漸微涼意漸洽閒起而摩挲之則倏然山欲雪井欲氷也已而自笑曰炎方六月何自有氷雪哉夫霄壤之間凡可强而名者借也而吾以其不可名者寄焉亦借也豈惟拳石勺水爲然仰積氣而爲天俯積塊而爲地皆强而名之也託之乎象其形也天地且爾又何一物非借乎乃予之左雪山而右氷井也亦象其形而借其意耳漢書云清室則中夏含霜夫室可霜也安見山不可雪而井不可氷乎客有聞予言而

歎者曰信如子言不知眞之爲借借之爲眞矣客知言哉

登馬鞍山記

馬鞍山在州之東五十里許北負大江南臨下雉湖其高不下千仞迴迺凡三里而與他山綿亘則百餘里予偶江行望山勢絕類天馬計不能飛跨之乃停舟江口攜見無忌步過山逕徘徊仰視久之爽氣徘徘然可結乃有農人數輩邀於路盍治予家薄田者遂從之抵其舍舍在山之南麓左右皆水村而後有崇岡竹樹蒙密坐上居然見湖南諸山蒼翠與水色

相營田家景若此豈必輞川洛谷哉時農人爲予炊黍尚未熟予起遶舍傍西行數十步見田中龍壟凡數十相望成行農人相傳以爲古蠻王陳兵張設旗鼓處因言山顛有洗馬池但峻絕罕人跡至耳予益興發不能止農人初猶難之見予束衣奮臂而前則左推右挽由西麓攀竹木上雖荆榛披面藤蔓罥足不復顧稍倦則踞石少息踵凡數息始至而所經怪石若芙蓉若仙掌若鋸解若象馬類者不可勝數乃其上複嶺稍平可住足而觀所謂洗馬池者又當山之北凹廣二畝深幾五尋外隄之高如堅壁而陰靄

積生其中甚幽惜水涸耳意前代居人避亂者姑據此以待傳檄如謂蠻士洗馬其上而陳兵其下則負何險哉已躡東磴遂可挾江與湖爲兩腋而西招麒麟鳳皇諸山東望匡廬咫尺雲表矣旋藉草坐少頃無忌告饑予亦病暍思飲會農人有送酒至者欣然與無忌各盡三巨觥始能舉足覓樵徑下下至平林逢二客以壺榼來相勞因與俱飯田家別去夫天下名山多矣古論轍跡所經未嘗憂勞即利遊人口脗間猶恨不即命駕乃茲山之奇在境内曾未聞有一登者而志亦堙滅不載今予雖造次爲此遊年又巳

過半百爾之日得無爲山靈所嗤乎然茲遊竟奇矣

萬曆庚辰孟冬廿三日記

谿南春遊記

予初買山谿南爲歸耕計盖有兩別業云其一去城十五里曰梧塘即梧桐山之趾也又五里曰西䃶面巒王若居焉所居故因田家之舊無所更置稍稍相地培竹木冀之越十餘年生意蕃殖頗爲泉石增幽勝予雖宦游四方未嘗一日不寄情于茲矣頃歲既罷大梁參政歸往來兩山之間抱書課農野性甚適居數月故人張羽王自京兆別駕謫判吾州且至予

始巾車一出晤之今年仲春之朔予方從農人舉事梧塘聞羽王適以勸農過乃趣童子燒筍炊糜俟之巳羽王果至吾兒無忌亦以壺榼從酒數行乘輿登山見紫芝獨榮手自采之歸而飲舍傍竹間不計杯行予巳陶然先醉至夜分就寢時猶聞羽王與無忌談二氏之學不倦其明日羽王困宿醒晏起從予步過西籠息九畹堂少頃扶攜登高岡坐茂樹間飲始猶不勝杯酌巳而望見石蘭溪水縈紾如帶有聲磷磷響應林壑羽王曰醒解矣遂起攬衣而前就溪傍列藉爲流觴之飲巳復競取巨觴鼓飲之羽王又從

溪上望見顏子山三峯在天爽氣在其胷臆欣然欲
翼而登之予醉不能從羽王别予曰予休矣兹山兹
水不減蘭亭君家父子風致亦與逸少輩相當盍記
之予惟曲水之會賓從衣冠甚盛且選勝而遊曰修
禊事也今予以勸農郊行遇予田間豈有期而赴哉
故即寓爲景俯仰皆足即景命酌耳目可娛乘興而
來興盡而止兹尼父所以與點而蒙莊不自知其非
魚也今無論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即兹尺寸溪流不
知跡自何代一遇吾兩人遂得與洗耳濯纓齊潔不
則蠻觸中飲牛汙瀆耳然則物與我何常之有今世

士率慕王氏風致頗起而從之遊乃其流目騁懷臨
樂與感至以一生死齊彭殤爲妄且誕則非予之所
知予竊有志焉不言而羽王知之矣時萬歷六年仲
春三日

谿南夏遊記

是歲初夏東陽布衣方聖休氏自鄞來訪予其性雅
好山水及讀予溪南紀遊諸篇慨然心豔之予亦心
許之會郡中有成城之役湖濱居人趣運土石自利
不得狩賈一舟往乃命家僮自具舟如筏葦葦受五
六人越旬日始就因亭其上而額之曰狎鷗以五月

之六日載酒脯登舟于兒子壻余敦甫與無忌無傷兩兒從之舟渡南湖十里許平水遠山望之與天高下生忽忽若有所會口微吟不絕聲少選入溪灣行經古釣臺顧見其上崖石斗削霞彩爛然起自呼酒賞之盖即南野水口山也山故無名生因强予名之曰霞石生曰山自兹顯矣又白呼酒賞之由釣臺而南三里許爲碧湖又一里許古隄高柳水四時不涸處則梧塘也梧塘故不入舟以鰍穴其隄潰一隙如石門狀舟乃得入繫深樹間有泉淙淙自山磵落聽之可以忘暑巳從小徑造竹間席地飲二客與兩兒

呼六博引满相加其鋒甚敵予因起而辟之至夜生
雖半酣猶能與予坐草堂詠螢火其明日生與敦甫
馳兩騎登梧桐山熟視其來脈歸見後岡紫芝叢生
隔籬大呼予異之予因與二客散步草堂左右諸山
而後反少選友人趙汝修來與生談詩飲盡醉而别
又明日生數趣過西鄰甫登舟出梧塘遇友人熊惟
登與吳茂才宗皐從孫寅擊舟適至因與俱西主客
盖八人矣其七人先予登岸步過石闌橋跡予與羽
王流觴處班荆就坐予徐以肩輿來命童子用十巨
觴浮白從青荷綠藻中流出無主客無少長競自取

飲各竭其懽心甚者乖觴在手不爲醒生又與無忌
跣足立中流觴至輒攫而牛飲之予笑曰此雖以軍
法行酒奈諸少年何然過矣予度其興發不沈湎不
止遂起策馬去而七人者隨亦罷酒從之入舟經釣
臺東過鎮山顧其堤岸柳陰甚濃艤舟納涼久之乃
賈勇登鎮山之巔得陳時靈僊觀故址僅一老樹存
而石砮斧劒諸異不可復睹矣俯瞰西灣蓋吾家種
魚處在堤岸之內別瀦爲一水形如犢鼻杳淼莫知
其竟因覓兩小艇分載八人遵渚而浮周遭山隧間
可二里許皆止水也生且醉采荷花著於冠而舉水

狩爲帚飄飄然有方外之風須臾有龎眉老人以短筏送魚酒至且飲且歌載月而反生歎曰奇哉遊乎予謂茲去羽王春遊時山不增高水不加深顧長養之所載關娛耳悅目之澤滋多禾黍既齊木茂泉溢百日之內風物較殊惜陽景之易流慨良朋之難偶況由茲以逝漫然陳跡將孰覩其終乎予既不能蟬蛻以離塵亦不欲從流而忘反山水之間惟其所適足矣何論奇不奇哉累日成詩若干篇偶生鳴艅而和之餘子謙讓未遑矣萬曆戊寅重五後三日記

像教精舍記

夫佛寺之名精舍蓋漢明晉武為之漢處摩騰東都
晉引沙門內殿像教自此顯矣乃古之儒者並立精
舍教授生徒如謝靈運亦嘗自名其齋為石壁精舍
然二者借儒名以崇佛乎至如李約之從蕭寺買得
一蕭字自玩遂題其室為蕭齋不又借佛名以飾儒
乎今孔陽王孫置精舍其邸中蓋兼之矣予友王元
美中歲好佛為小祇園事之頃歲又好道師曇陽子
而受其偈戒閉關脩持因以所事佛像一尊致孔陽
而與之書曰此自西國來也西國高僧吐三昧火自
焚化去而其徒因膠餘燼成佛像高僧之靈異寄焉

葬土木偶萬一也聞子好佛故以相遺子其嚴事之
孔陽故重元美名得之不啻如見休屠王祭天金人
而奉白馬馱經自西域至也因闢所居依隱亭西别
築一室爲龕奉佛居焉旋以其家所藏宋槧本二十
四章經與諸禪宗内典及經史圖籍陳列左右於是
購得白瓷罏紫石磬青蓮燈各一具用以脩清淨之
供日齋心其中而覩精舍以外跬步皆妄境矣因名
像教精舍盖萬曆庚辰事也明年始介方仲美氏問
記於予予竦意而嗟曰王孫不有其世而好文奇矣
至又不有其文而好佛若是哉夫四大非有三昧無

聲佛旨也西僧自焚可謂善離妄身而空一切矣奈何其徒不能忘而色相之以示人乎若孔陽則依位而立可也不爾則佛骨佛齒漢唐名人業已水火之豈一僧之死灰足寶乎如謂世無所不有雖五經所不載不可便以意斷兹所謂疑信半矣予何敢爲孔陽辯

涉江遊三山記

楚之東界爲樊楚蓋有三名山云西山在鄂縣城西三里東距西塞山百餘里由西塞遡而稍南十五里則有所謂冋山飛雲洞在焉余少嘗遊兩山頗愛甚

奇然都不盡記憶頃得顧子承先生書談飛雲之勝
而未及與俱遊踰歲乃與友人王行甫約又踰歲四
月望前二日始得裹糧買舟偕方山人仲美江行凡
三宿抵齊安則以野服肩輿取間道趨行甫園行甫
聞余兩人至蹶然投袂起喜不自任園盖枕柯山而
門臨方池大可十餘畝環以古槐高柳繁陰匝地雖
邇城郭翛然清涼界也其內亭榭丼具皆不加藻飾
而花石亦不盡珍第從一徑盤旋入夾蒔名竹嘉樹
編次爲籬而脩蘼雜莚纏綿點綴所至如錦屏稍徙
履他適則逆盼而迷也行甫善居園哉及暮以其從

孫子振來視余因與俱飲盡歡乘月登悠然樓臥㠯起步園則露冷冷沾衣矣少選子振載酒邀過赤壁飲數行且去會鄒使君彥吉來見訪因許爲一日留移時又遇劉中丞養吾過齊安因與道故竟夕明日旁午始與仲美再過赤壁赴彥吉之招酒間微談知彥吉好我因與痛醉而各許有贈言夜歸則鄂縣門人朱時行熊履初來相逆屬仲美觴之而余高枕矣明日大雨長年有難色顧西山爽氣英英動眉睫間不能止趣之峭帆渡江泊寒谿口谿岸有石磻硎詢之則唐元結所銘坏樽石也從石旁登岸遶縣郭西

行經陶桓公種柳處迤邐度萬松橋凡九折而上九
曲領蹡領得脩阪深入一里許望見寺門乃熊伯子
業已爲具寺中延予入寺在山之中乳故吳王避暑
宮後廢爲寺晉名僧惠遠嘗於此說法層巒障後古
木翳前左右兩山翼而抱之且與壽昌石門諸山連
亘合沓而寒谿箬谷二水並經其下入江辟暑逃禪
無踰此境惜殿宇垂壞諸僧僅識耰鉏耳尋登橫就
熊伯子飲時二客已怯雨無他興而余獨乘半酣賈
勇呼蒼頭扶擕登其後絕頂撫試劍石西望楚子紅
封地東睇吳王都城竝在沮洳榛莽中不可復識何

論寺興廢哉時雷雨㳺至從者多辟易獨兩生操瓢
酒以從乃就大樹下各盡三巨觴又以其餘飲從者
而後反行甫望見余濡首塗足一練袍如敝袽也輾
然大笑曰先生得無濯天河來邪何壯也因復舉酒
相勞須史雨少止乃出山就熊伯子宿凡再宿伯子
爲禮益恭又明日雨稍霽飯朱生所乃從二客挐舟
登龍蟠磯磯隆隆起江中去岸不盈一里石勢蜿蜒
如龍因名武昌記載嘗有龍蟠於此而庾信賦用其
事皆誤也方與二客持酒坐磯石垂盡處豪飲以敵
怒濤乃有劉生者攜具至與飲寺中數行遂放舟下

五里許起謁熊中丞墓去之蘭谿泊焉明晨方起櫛沐則回山飛雲縹緲霄漢儼然拱而招余余頗應接不暇蓋所見江上諸山皆東行獨此山回面而西因名回山而西寨山則又逶出其後奔而赴江爲樊楚内蔽因名西寨兩山遥相望也余三人從黃石磯登岸行經小山數重村落蕭疏巖谷窅窕絕類陶徵君所敘桃源路巳穿一峽如括中復豁然開朗乃得復隴南行不盡一里道旁臥一巨石如人長一身有半其平如底則據而少息仰視巖際有飛泉纚纚落可百餘丈絕似廬山瀑布令人心目頓清稍折而東一

里許兩僧方除道迎客入一柴扉遶佛堂後得絕壁可五百仞上下兩洞深廣不及韋竝有雲氣出沒上者類石樓下者類蕋珠宮洞底泉滑滑涌莫知所自元居士所稱異泉是也泉分兩小磵遶佛堂右出漸出漸大已匯爲坎落最下一洞茂樹閒不復可覩第颯颯作雨聲耳二客旣側足捫石登上洞窺其中無他奇余遂憚險止洞口列藉侯二客下聽泉細酌已又移坐坎石上靜聽之磷磷鏘鏘如奏金石亭午共飽僧飯且行余猶遲疑鄉道上所見泉落處當是奇境徵恨無所取徑僧亦逡巡難之有頃一蒼頭奮臂

攀長條自縋而下大呼得奇行甫遂飄然以身嘗險下仲美繼之余後至俯睨㞞極斗削不受足則一人引繘維大樹上而以其繘授余度寸寸自汲可十餘武又數人擁竹梯下之既下即不知身所從至得三石巖深廣皆倍兩洞其一即百丈泉落處石多文理如五色雲垂天而覆命之曰錦雲幄坐幄下觀泉泉反在外連者貫珠濺者屑玉視道上望見時又一幻也其一石多玄色玲瓏璀璨如聚多寶命之曰玄玉府其一石多白色如石髓流而忽注繽紛迴蜷莫可名狀命之曰滴乳巖巖各可受六七人旋令掃除班

坐呼酒以古兕觥浮二客曰此自世外一區古今人足跡罕至吾屬以窮日造而有之即巨靈之掌五丁之力無所用藉令失此而去雖日陟回山而嵗臥飛雲洞何奇此庶幾有天牖乎客然余言起而觥余交錯痛醉及照在絕壁矣徐躡梯引繘而上如下時别僧去過臥石則又據而回觀百丈泉醉忽漸解因命之曰醒酒石是夜舟泊道士磯下明日行甫稍病醒余兩人曳而强起登西塞山寰宇志稱西塞高一百六十丈周三十七里今所登乃其横江一面耳山既峭崿而其下磯水衝激震撼盖吳楚要害地如周瑜

破曹操劉裕攻桓玄皆據此險取勝是也其麓多怪
石奕徑蹲踞相扼如當關者不可勝數石窮見一荒
寺叩之無僧又西上數十折皆躡石梯行梯窮而道
觀出觀在山半萬石與萬木爭長爲林疑即玄眞子
棲隱處擬造絕頂則道險不可復升第登樓俯江北
諸山大者如百斛囷小者簪筆覆敦耳乃長江自嶓
岷來不知凡幾千里東逝無晝夜則元氣之所乘哉
屬行甫病憊思歸遂罷洒送之附估船去余亦與仲
美鼓枻而東吳子曰予登西山與西塞山盖不勝其
懷古而悲上下數千年代謝興亡盡一瞬也夫大王略

霸閟非有可恃則何恃而不堙滅哉及過回山弄百丈泉而探古初靈閟則飄飄然有遺世冲舉之思矣

萬曆壬午夏五月五日記

登峽石山記

峽石枝自州北之雲山蜿蜒西南行三十餘里脫跡入門坊湖昂首面蓮華山庳其後如曳尾形類蝸牛故俗又呼為蝸牛山夏秋湖漲山宛浮水心冬涸則湖平為陸惟有小沙谿屈曲遶其趾而出門坊亦一小奇觀也往歲德與人徐善述嘗登茲山為人卜陰宅曰得之當大貴里中少年誤信之至有乘夜竊葬

其左右腋者率置其親水渦中而不悔予聞而竊笑之頃予爲先大夫卜遷蓮花山之中乳而茲山儼然當其前心又竊喜之負土之暇偶從諸客登焉山僅二畝許土不勝石又孤立空曠其三方皆欹仄無置踵處門顧而向受風獨西南一頂稍出有端見垂紳之象乃知茲山之來固有爲也徐生何而謾人哉萬曆辛巳蜡日記

登道士山記

予登峽石之明日友人司性初氏裹飯來訪予因與步過蓮花山循湖而南一里許漸近道士山麓山本

斗削瑰奇又其時日巳西垂落霞倒映諸怪石仰而
視之金碧炫目空翠迫天表遂賈勇躋足覓樵徑以
往直躋其絕頂盖巖然與峽石相望為蓮華內戶回
視所謂蓮華山者大自有真氣英英可摘南騎門坊
兩巨石如狠牙相抗則外關也北自長樂堰以下水
凡數十道竝匯于湖而洩之長河達大江四山羅列
若環衛者不可勝數故山雖不滿百仞而百里之勝
可一縱目概焉已從尾閒見一石突起北向拱立若
道士禮斗狀山因得名皆郡志之所闕也予嘗覽方
輿青城丈人華山玉女匡廬五老武夷大王類以石

之似人者名山遂爲載籍所豔異而好事者至今膾炙之顧其實亦道士之類差有小大早高耳乃玆山不爲郡志所采而惟樵兒牧豎日躑躅其上豈以託非其地不足奇耶而又何以有道士名也予於玆遊不能無長嘅矣

甔甀洞稾卷之四十五終

鷇音洞稿卷之四十六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記四首

北園記

鄉予治文木園舍旁曾不盈一畝已復為貧斥去久之意鞅鞅無所適間出北郭步過高陵橋覩園丁蓺蔬乃得低徊熟視其地凡三區在獅子山之陽面滄浪湖郡郭前抱玄觀後視左瞰宮川右揖萬松嶺四顧遠山廻合庶幾攬結百餘里之勝中有古塘三畝許名小滄浪水常不涸即園丁所資以灌蔬者其東

二區畦隴鱗次蔬品頗蕃皆予家鼎俎具其不能割而
爲廬獨其西一區竹樹茂密不可蔬則園丁營土屋
居之予偶越塹壘入憩焉居然清涼境也因大喜與
友人時時列藉譚飲其下然猝不能置一椽乃余家
兩兄頗憐余癖稍稍齎糧轉木石見助又一二故人
從宦邸餉余山資適至遂得庀余意而經營之首事
小滄浪高其隄以障水夾植垂柳百餘株以固隄已
乃誅茆薙棘易塹以垣除委巷闢重門門以內古柏
夾徑磐折而入建兩小亭一曰石薜一曰青桂石薜
亭南樹一石高不盈丈狀如龍首已介兩亭間規池

如園周岸可二百武從池中壘石爲三小山曲折逈互其體三十六峯曰壺嶺空其中爲甗甑洞其說在夏革之答湯問謂壺嶺在北甗甑狀其小也池東西兩岸各爲石嶼因從嶼架兩木橋跨池如度飛棧東嶼南數武穿渠爲九曲貫垣而出可二十丈引滄浪水入灌園池乃得受一艇環山洞之麓泳焉西嶼隅竹間又結一茅亭其小視兩亭之半其南數武又置一館以待宿客曰匏居東數武則木香架與壺嶺中峯相直木香長經歲自蒙其架如屋不假覆壁曰自然菴坐靑桂亭望匏居自然菴隱隱山外又一村矣

青桂亭後數武栝柏數十株修幹繁枝森爽成列柏以内地復平曠又規一池如弦月種朱魚可千頭其中徑以石梁環以木楯而門其上曰浣芳池池左方故多竹而漸長又數千竿因名綠雲塢其右故多老梅樹花時如積雪數畝因名香雪林林塢各置石几一可觴可琴可席而臥池上為佚我堂臨之蓋取蒙莊氏大塊佚我以老語也堂北三楹旁起兩丙舍翼之尋樂堂之後榮為飼鶴軒最後則古松十餘株崛起崇岡蒼翠可食而密篠雜木翁蓊其下若為護鱗甲者於是因岡培土築為撫松臺臺高仞餘廣視堂

深倍之其陽三面皆斧石甃之中爲洞門曰松關由
松關入洞左右各梯石十餘級登臺臺上建小閣曰
玄覽閣中騁望又可盡城南諸山臺後稍側級而下
於松竹最幽窕處結一小亭曰雲根諸好事親友聞
之各以所珍花果草木來分植山亭籬落間自相映
帶廚敲不復知一區之爲小矣凡四年成園而工屢
輟則以予家贏粟易鏊而材不繼云初予以不善宦
免歸人皆弔之豈知予非用世才而置之丘壑性也
茲所爲園地不必選勝景不必求備力不必盡自已
出殆亦有所謂天游者在焉端居寡營圖史在案游

息眺詠從其所如遂與木石禽魚相親狎客至旋以柔蔬竹脯佐酒爲歡間乘餘興弄舟滄浪負笙別圃泉瀹洗耳煙光娛目雖偷安盛世微有所託以傃吾真庶幾無忝乎哉夫於陵子漢陰丈人皆吾楚產也丈人恥有機事於陵子不以楚相易其桔槔彼豈倒行而逆施之殆有志焉孔子曰人有所貴亦有所不予竊從其後矣

遊陽城洞記

陽城山在盤塘西十五里遏江與五郎磯相望去予州不啻六十里山故無名予數往來江行亦不知其

中有洞頃與方山人遊三山還過漸盖聞諸舟人云其山故有僊人洞為草土蕪塞不知幾千百年往歲道士數輩始營而居之行一道年最老嘗蓬跣入穿其中上下屈曲不知幾里見洪濤從地底涌出而鬭江上叟標祭知其處已與江通疑有水怪窟其下遂驚而出尋自散去莫知所之今其僊蹟故在可一艤舟造也予與山人訢然艷慕之儗即取道一遊會北風驟急巨浪起拍天舟不可艤遂且棄去山人曰得無有待乎未幾山人赴玄嶽數月不反而王行甫適至自黃留醉北園者十日買舟送之富口富口諸故

人各攜具來視予因就江岸與之席地飲甚豪徐起步月登漁磯瞰黃龍洲指顧江北諸山突兀天表而所謂陽城者隱隱在其西隩是夕行甫興發不能寐而予門人黃子登莊則大從之入舟坐談徹曙即趣渡江須臾登岸行田間五里許見磵道中奔泉瀧瀧有聲心喜之而莫知所從出已入一山紆廻兩湖間高可百餘仞而洞在其腹未至洞二三百步有水洞一蓋受山心諸泉匯爲盤渦穿石罅而落磵道者是也時予病酲道暍稍自掬水漱之即瀧然神清從三子攀躋而上得洞門門廣方丈扶攜躡石磴而下不盡

一例地稍平四壁多赭碧色而其汭處多滴乳中有石竈石榻則道士營洞時所遺非僊蹟也趺坐少選乃令人秉炬深入得一洞稍廣而石益瓌瑋奪目覆者若華蓋褰者若縋帷挺者若玉筍幹者若天柱流者若波湧者若雪濤紛而披者若地肺㕘而蟠者若宋根與寧州鳳棲巖大仙彷彿心竊異之已又緣磴而升可例餘得一洞高廣數倍儼然夏屋而其四隅又各一小石室幽邃可窺其上有石牖層歷如篩括可通日光疑即山之絕頂乃其氣積陰甚寒而下多水泉淺深無可投足遂不能復前而探所謂闢櫓

聲處還至初洞使數童子弄簫鼓其中飲焉輟飲而出則日已下舂仍就田家小茅巷飲數行徐散步登舟與行甫別行甫曰洞自今名矣顧先生初與方山人遊不果而予三人者皆以不期來也即託茲山之靈徼惠先生何可勝媮快耶予因次而爲記蓋在萬曆壬午十月既望云

登黃龍洲記

滄口外有洲遶江而上長且十里沙石皆黃色相傳洲初成時風雷夜吼波濤震天故以黃龍名晉郭璞嘗相其地而爲之記歷宋尚佳千餘家以淘金捕魚

爲生郡志所稱卷雪樓在焉卽宋進士焦炳遇黃衣道人處元初一夕雷雨洗沒越三百餘年復隱隱起水落時始見予每過富口欲往一登輒復有他阻不果茲同方山人來則友人莊則勸則可則大劉世慶世光世仰瞿伯明縣兒無傷咸從臾予前舍天氣霽朗微風不波因從之用兩小艇分載而濟焉既濟日巳近午回睇富口石岸參差煙火相望南挹大磯北指盤塘諸山漢浦瀠陽並接襟袵而上下帆檣霞布雲豁無所施丹青諸客乘興散步競拾沙子之雜彩者囊以就予爲探鉤戲於是布席沙上分觴引滿繼

數行風颭颭漸厲四面濤湧如山鳳翥鸞翔皆辟易拳起火洲飛鳴日光與沙色相蕩蓋飄飄然躡鼇背而招搖海市矣予因語客茲來竹不須臾初若蜃幻即數百年人世代謝陵谷變遷有如此洲安知非須臾事乎古人謂生爲寄而迹所過爲假道所至爲託宿蓋達觀也夫士何以營營自戚爲哉客然予言而興尚未盡觴酒力不任舉遂乘風鼓舡而返與諸客別從山人宿伯明家是夕山人詩先成觴予和和之併紀其事如此時萬曆癸未孟冬廿三日

此君閣記

竹之名此君也蓋自王子猷始其後士大夫好事者慕子猷之爲人而此君益重諸所爲亭軒樓檻而以此君名者多矣新安門人黃賓王年踰弱冠用經術爲儒然其性不嗜聲利而獨耽吟詠工書畫以自怡風度雅似子猷頃昉王禹偁黃州竹樓製建閣縣水上檻棟甍壁皆以竹爲之牖戶蕭疎而勢塏爽左濵白岳右俯千秋濵名曰此君蓋山中一奇觀也黃生抱書鳴琴其上高步遠覽飄飄然有霞外之適以故吟詠書畫日益有天趣新安諸名家無不子猷黃生者黃生沾沾喜曰此君助我哉因乞記于余余進黃

生而與之語曰了之愛此君有雅致好樓居有仙風似矣顧竹東南之美而閣高明之象也夫人有美才而高明居之若詩美有斐禮稱有筠蓋所謂德足以將其才庶幾以不用爲用而以用爲不用其此君之究乎毋謂子猷足也黃生憮然曰善請恭以藏諸閣中

行狀二首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行狀

項歲文簡公自政府請告南還攜其伯子祠部君道與國省族展墓視其所治新第且與國倫約婚爲遷復故土計徘徊不能去者一月國倫送之富日別焉公執予手曰光少保命諸孫名皆從與者志不忘故土也顧未及遷而下世予居撫之明年子其以家來苑裴子姑矣于時竊視公已有病色然猶強飲食與諸鄉長老子弟接不倦且各當其意又庶幾無病徵乎去既越歲國倫走一使省公則公病已去體而神氣益下心竊甚之其冬仲子淵計吏北上亦迂至與國稍稍視生產存親故蓋公命之也問公起居曰亡

慈海內蒼生方望公復起越歲未兩月祠部君使其從弟與訓以訃來矣閩倫匍匐詣其第寢上稽而哭之嗟嗟傷哉公之以疾去而以無疾終也天意豈可測哉即盟言在耳重來無期何忽焉成古今哉已省祠部君手書謂閩倫里人又偶同公進士科交垂三十年且有新締閩以公行狀屬之不克辭按文簡公姓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其先楚與國之大冶縣人故居茅潭里洪武宣興籍良家子實伍而公之遠祖文勝名在戍籍中五年戍天長六年徙戍桂林然率易歲一人踐更未有家桂林者家桂林自公曾

大父鑑始鑑娶于劉生綱卽公太父綱娶于朱生宰自號古愚子卽公父綱自少負奇恥爲吏役乃折節讀儒書補郡弟子員尋與朱夫人蚤世而所遺孤古愚公甫在襁褓鞠依劉大母撫而成之弱冠補郡弟子員每試輒儁顧僅由貢辭仕爲徐聞令徐聞人至今尸祝之人言兩公其才不盡售然呂氏以文學斷西粤則由兩公倡矣又古愚公與其配張太夫人竝好行仁義里中里中人無不願呂氏滋大者太夫人生二子長應陽爲郡諸生卒次卽公公之初生也太夫人夢巨蟒入室昂頭角噓紫光蓋異徵也公

生而番慧待達年七歲會古愚公遊太學公尚未命名夫人遣之就塾師周散騎所次千字授公公欣然指律呂句而覩其師曰茲吾名也因名古愚公聞之大喜曰兒志不凡哉稍長受易多所博覽史傳諸而爲文益奇比初試卽爲督學上海潘先生所識拔謂桂林一枝當遂爲國棟嘉靖甲午舉于鄉是冬始迎朱夫人歸歸一歲卒戊戌從古愚公之徐聞讀書縣廨庚子歸自徐聞且治裝北上適聞古愚公得調遂不果北而之徐聞扶侍古愚公還辛丑冬迎張夫人歸張夫人故名家女能以賢孝佐公爲名儒

壬寅公卒業太學門永康程文恭公方聚徒談名理
乃執贄往見文恭與語大奇之公因僑寓隆福寺下
帷三年盖自師事文恭公日益崇性命之學一切聲
利不入其心甲辰丁未兩試皆不第或勸之仕輒謝
曰士不難仕而患學不優人益知公有大志焉庚戌
舉進士　廷試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脩公雖以文
學魁天下爲
天子史臣然自視逡循一韋布耳辛亥迎古愚公暨
太夫人就養京邸每尚食公執七箸張夫人進羹湯
曲極誠款一二尊人悅之其冬二尊人夜寢中煤毒公

從裘綵心動若有人掖之起者起而排闥入視則一
尊人偃臥幾不能喘息公自汲清冷水數十沃之始
甦人以爲孝感云癸丑以編脩秩滿受　封父爲文
林郎母爲孺人是秋公以二尊人思鄉土上書扶侍
而歸歸踰一歲意猶戀戀不忍去庭闈二尊人以大
義趣之乃復如京師共史職丙辰春會試
上命爲同考官所取多海內名士時分宜柄國士多
附其黨而躐至公卿者公獨固謝不往而分宜卒亦
無所加公丁巳奔父喪己未又喪太夫人公哀毀骨
立越在草土者五年雖親暱罕見其面壬戌服除起

家取道過大谷省族爲文祭其五世以上諸祖墓而
後還京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典
內制隆慶改元擢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
冬擢南京禮部侍郎還
莊皇帝實恩錄蔭一子戊辰改禮部己巳改吏部左
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辛未
上命副少師江陵張公主會試得鄧以讚等四百人
己卯奉　命教庶吉士公凡三任成均率以其身爲
型範先德而後秇右愿慤而左智能以故出其門者
多名實純美足爲公家賴其由少宗伯以上曰侍

莊皇帝經筵備入講輒先齋沐期以精誠悟
主徐徐緣傳經傳闡列古義以爲時政規
上亦時時嘉悅之條條
世廟實錄稱代精覈足稱一代典說不獨以良史才
自見在中拜禮部尚書典禮多所釐定諸藩王外戚
中常侍有所踰制而希
上恩數者一切裁罷而諸曹郎吏亦莫不廩廩奉其
職會
莊皇帝嘗爲公從表次條奏諸大禮頒布行之中外
翕然稱善是夏

今上卽位
上幼冲方嚮意問學知公宿學大儒晉文淵閣大學
士協贊機密備顧問蓋公素以忠朴受知少師公故
少師公首推轂公而
上卽首任之爲天下望及在政府又與少師公同心
體國與致化理視漢丙魏不啻過之
上嘗親書大字賜公其一曰樞機克愼其一曰同心
夾輔嘉起都俞之風于時再見萬厤甲戌
上命主會試得孫鑛等三百人是年修
穆廟實錄成

上加恩晉武英殿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仍禮部
尚書　誥贈曾大父鑑大父綱父璋竝如公官妣皆
一品夫人妻張累封一品夫人丙子公以一品秩滿
上又加恩晉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錄蔭一子中書舍人是年伯子與周舉于鄉明
年丁丑舉進士公入相凡六年遇
上優禮師保每見稱不名上殿不趨及諮訪大政多
稱　旨輒降溫諭褒之慶遣祀郊廟先師孔子暨上
兩宮徽號大婚嘉禮以及納款獻俘諸盛事公皆協
恭贊成之無一不當

上意而所受
上恩賚殊特非
先朝宰輔所嘗蒙至於金錢文綺輿馬什器之賜及
夫大官傳食中使慰勞尤不可勝紀公居恒自念遭
遇非常不能圖報萬分一會病肺久而足又患瘓徙
彼漸不自勝顧恐一日負
主未忍言去至戊寅秋公見
皇上年日盛學日新朝政次第脩舉又自度病寖劇
恐歸不及首丘喟然歎曰帷幄非病臣素食地也因
上書乞骸骨書婁上

上屢固留之少師公亦復以
上意相勉公竟不能從而求去益力書至十上乃得
請
上徐遣御醫朱儒爲視藥行人孫健護行時興周爲
祠部郎亦自上書請得扶侍其父
上許之仍賜內帑金白金文綺二襲且　詔乘傳以
往日卿歸章善休沐尋當　召卿矣古大臣請老去
閭裘被恩寵而爲當時所極榮後來所追羨不已者
無如韋相疏太傅今公茲行何止加漢事數等公歸
里居一年疾稍平祠部君又得在告侍養侖仲子興

齊躬于鄉公且喜且懼曰吾家世受 國恩而不世
篤忠貞報之非人臣也即非人子也吾憊矣兒曹其
毋忘忠貞之訓哉是冬十二月廿八日公晨起猶對
客食飲如常旁午病忽作口噤不語越三日爲庚辰
元日公自起櫛沐坐正寢而逝若冲舉然訃 聞
上甚悼之爲輟朝一日 詔禮卿頒諭祭十一壇冬
卿營宅兆太宰議贈贈太保仍錄廕一子中書舍人
輔臣議謚謚文簡諸卹典視常數有加嗟乎生榮死
哀自古誦之未聞有如公之備且安也公生平深沈
簡諒內辨而色溫於人不輕喜怒事不輕可否而人

亦無所用其閒以嘗之論學本倫理立朝重名節爲
詩若文古雅廓宏不涉蹊徑性尤喜澹泊雖被蟒玉
未嘗去澣衣又門無私謁雖故人邑子不得妄陳一
辭穆如清風其斯之謂矣乃其所與少師公酧酢元
氣綜理萬幾事又在禁密非外臣所得窺而公且樹
一士惟恐見知急一人惟恐見德人故益無所藉以
頌公隆施即祠部君嘗語予鄉者平古田及懷遠府
江兩大捷皆公石畫先之而使建議視師者尸其功
大臣休休無他技信夫吳國倫曰初呂氏以戍入粤
何學學也乃一日而四世稱相臣遂爲粤西華胄並

其先陰德厚乎若文簡公父子相繼欲反於楚則又
明於禮樂也已禮不忘本樂樂其所自生公其自託
於五世反周之義乎予故狀其大者如此公生正德
丙子二月十八日距今六十有四年子男四人長郎
祠部君興周次郎舉人興齊次興文興武興周娶湖
廣少叅宋廷表女興齊娶太僕丞秦致恭女興文聘
封川令陶泉女興武郎國倫壻女四人長適舉人毛
如綸次適諸生蕭如茝次適諸生常任次尚幼孫男
一人嗣簡興周出聘延郡丞屠炳言女祠部君將以
某年月日奉公柩于某山之陽以俟

天子命使藏焉

明誥封嚴太淑人行狀

嚴太淑人中丞蔡公母也初公以司馬郎奏績
肅皇帝加恩封父承德郎母安人頃奉 命塡撫貴
竹節制楚蜀諸路兵凡三討負固夷克之捷聞
今皇帝勞以 璽書用贈承德公爲通議大夫副都
御史進安人爲太淑人云中丞公既拜 璽書喜且
懼曰不佞臣文徼恩
聖天子得奉此歸爲太淑人壽終其身願也方削牘
具疏未及上訃至矣公哀毀屢絶奔喪且行抆淚屬

國倫爲太淑人狀予按嚴氏世家龍溪邑之嚴江有
隱公者好隂行善娶于鄭以成化丙午十月之十日
生太淑人太淑人自弱笄柔靜端容止又不由師氏
而精善諸女紅隱公奇之十八歸通議公通議公故
稍娛弋獵不視生產已又賈行經年曾不持尺帛斗
粟歸太淑人無怨色益操作蠶織佐緩急而口不言
勞又謹事二尊人而衣食資供曲當其意後二尊人
相繼下世而家益貧太淑人左提右挈相通議公弟
兄經營二喪蓋指無完甲身無完縞矣是時中丞公
生纔髫齔猶及記憶藍縷拮据之狀至今爲予談哽

[illegible]病褫西語不能終先是太淑人臥中丞公疹傍室中忽祖宅災隣人撤屋斷火傍室且傾通議公以爲兒必無幸從墉上躍下救之則太淑人已襁負之奪門出矣後通議公徙居月港太淑人不能以徒步從乃攜中丞公舟行會海洋颶風作浪幾覆舟舟人盡錯愕失色太淑人獨從容顧天曰蔡家婦荼矣雖委魚腹何愛獨不能保有丈夫兒以亢蔡宗豈嘗獲罪於天哉語訖風旋止舟竟無恙居月港十年太淑人頗厭其地卑喧鮮美俗也請於通議公曰此非所以居吾兒因還祖宅居之還未一月月港火千家爲燼

燼矣太淑人提中丞公水火急難中毋有天幸心知
非常兒也屬經師善教之中丞公因而受學不倦成
名儒嘉靖丙午舉于鄉明年舉進士推擇入史館尋
出司馬駕部歷四大藩始受令　命太淑人蓋年
八十八矣太淑人平居性好善晨起潔除焚香禮天
神朔望蔬粒不入口尤善爲人匿過庭無叱詈鞭撻
聲至見宗鄰有急無厭傾篋笥鄉之上事通議公兩
伯兄如父下能使其傲弟見憚焉有從孤病篤不字
於繼母太淑人舁于家爲親藥粥起之已太淑人遘
危疾兩伯兄私相祝於天願以身代尋愈已又患頭

風甚劇鄉之人無遠近相率禱五嶽祠爲太淑人禳若禳其母茲豈非好善之驗哉後太淑人雖貴不改其素風歲一再飾佩紐蒸嘗家廟以往率布漸躬機杼爲諸婦先曰欲吾兒精意公家勿令嬰內顧即一日不勤約非吾安也每中丞公赴官亟亟以慎刑命之與古賢母之問平反喜陰德者同旨以故中丞公所至有遺愛用兵戒勿多殺固自太淑人善貽謀也太淑人八十以後目漸眊然猶健飲食行不需扶臥不重褥乃中丞公亦不復能以家從宦令諸婦諸孫日侍太淑人爲娛樂今年秋七月太淑人以所鍾愛

孫大經暴卒哭之過哀遂寢疾不起於九月十二日
旦從容與生者訣而逝所生男三人長宜娶鄭氏次
文郎中丞公娶黃氏封淑人次懷娶方氏女三人長
適周某次適劉某次適徐某孫男十人郡諸生大受
與大來大光宜子也郡諸生大經大綸與大紳大績
大綱文子也大通大選懷子也孫女六人曾孫男四
人曰鏗曰鏘曰益曰震曾孫女四人嗟乎令名壽考
自昔以爲不可兼得太淑人以裘褐事通議公起畝
晦間身振七世之統屬其子中丞公慷慨萬里書勞
太常而使蔡氏赫然稱漳海名閥德足以勝之矣向

令雖實有之而徒徼三異中丞公以幸非常之福郎
伺以稱令妻壽毋如是哉通議公諱德流先十五年
卒葬鄒東之御原事在晉江王道思氏所爲誌中不
具列中丞公將奉太淑人啓故兆合葬焉禮也謹狀

誄一首

御史大夫左司馬王先生誄并序

嗚呼王先生余師也諱某字民悅吳郡人故司馬質
菴公仲子舉嘉靖辛丑進士授行人擢侍御史巡行
晉楚皁有風裁受知
肅皇帝命按畿輔屢上書言邊事壯其

帝嘉納之會庚戌匈奴大入邊京師震恐先生業已先馳通州敕吏士堅壁清野待之虜至一無所掠

帝聞之喜曰微御史先卽通州委積數十百萬皆盜糧耳因夜拜御史爲中丞開幕府漁陽備虜後虜退

詔鎭山東巳兩浙警島夷詔鎭兩浙巳雲中警虜又

詔移鎭雲中所至宣上威德戮力保障最後以雲中破虜功進御史大夫兼左司馬入鎭薊門總諸路兵外制諸夷內蔽京師陵寢蓋股肱鎭也先是

帝嘗下簡劉政府稱先生貞忠故屢見拔擢任用皆出

帝手詔政府不及知乃相臣嵩心嫉之矣暨先生鎮
薊門三年累著勲伐
帝寵賜益優而先生之子世貞世懋又先後登仕有
令名嵩愈不能平會虜縱數十騎出射鵰裨將望見
不知其餌也以為騎少易與自部數百人追之而為
所掩殺嵩遂嗾躪使者劾主將輕敵喪師辭連先生
下吏議議坐主將法而不及先生嵩又陰許脫主將
而嗾之以死爭因從中行寄譖遂移坐先生先生不能自
二子俱蓬纍伏闕下請以身代不報遂及于禍嗚呼
寃哉先生死之日天下人無問識不識哭之盡哀居

二年

帝暴嵩罪惡放流之并僇其胤子籍其家又五年

穆廟改元詔復先生官屬有司爲起冢祠以中牢先生之冤庶幾平矣嗚呼方先生詣請室時余適謫外不及納橐饘暨承訃抱痛又恨不能手劍先生之讎於市比其葬也又不能效桓榮侯芭爲先生負土逮今二十餘年宰木已可材而余罷且老獨念先生國士恩耿耿不能負如一日也因買舟浮江越二千餘里拜先生之墓而以炙雞絮酒酹焉昔者魯哀公之誄孔子也曰哀哉尼父魯莊公之誄貫父也曰非其

罪也況先生死非其罪天下至今有餘哀余小子敢
以不敏而默斯典乎乃抆涕作誄其辭曰

欽鏤洪族命自太原厥有天祚流裔寔蕃蕞炎以降
世濟多賢江左華胄鳳舉蟬聯考應昌辰起家儒碩
宣力四方永懷精白建節封疆遠猷赫奕夾輔之勞
施于竹帛誕我夫子龍騰渥洼腹笥羣籍志臨八遐
禔躬玉潤敷藻春華爲楨于國俾熾而家薦升司徒
冠冕時儁服在近寮豈哉榮問入彝白筆出策驄駿
朝有司直野聞崇論按部宣風歷晉與楚所至澄清
爰逮畿輔畿輔晏然軫情桑土

帝省按章文能飾武歲在庚戌虜薄郊圻台司震恐
皇路嶔崎夫子奮臂單騎先馳嬰危弗顧冒險弗辭
夜抵潞邑扼虜要衝焉機縣礧厲士彀弓堅壁清野
以守為攻虜偵械備莫犯其鋒芻栗陳陳委積在潞
潞守既完潞儲益固萬卒千官一身為護臣不自功
帝已東顧手詔自天超陟開府綬帶輕裘坐嘯卻虜
旋握軍符鎮靖齊魯南北多艱
君命旁午紓籌畢智馳騖行間海鯨既狃胡馬不還
帝壯其猷一歲累遷蘭臺樞筦節制三關載韔其門
而羽其纛馭將陳師拱翼鞏轂授鉞寢尊宣威孔[illegible]

帝鑒忠勤慰勞優渥有美象賢兒其雙璧相望登朝
令名藉藉符彩簪纓光揚祖德寰宇世家蓋鮮其匹
詎彼權奸嫉非其黨造釁吾能陰設文罔蜴譖飛讒
謂直爲枉忠至難明功高不賞嗚呼哀哉中山胡信
息壤胡疑毀譽不測賀弔相推宥過勸能古道中微
榮邪禍正善人是危國無祁奚疇免羊職王尉一言
鄭侯立出蒙難寡援仰天悒悒二孤叩閽爭死何及
嗚呼哀哉咄咄權奸惡極罪殊曾不旋踵
天鉞加誅霍氏怙埶噍類無餘賓君席寵宗鄭殲除
爰及

嗣皇稽庸盟府首録遺勲光復珪組冢象祁連祀崇籩簋朝論載明幽光亦吐嗚呼哀哉嗟余小子夙伏鯫隅一遭掄拔通籍上都憑藉寵靈投分二孤蘭杜斯馨金石靡渝師友存歿結志綢繆先民有言無德不酬惜哉未報貿首之讎潸然老矣匍匐致弔嗚呼哀哉

甔甀洞稾卷之四十六終